

經

義

雜

記

經義雜記第六

武進學生生臧琳玉林

北風傳虛徐也

詩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徐中加其字以助句毛恐後人分其虛其邪爲兩事故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謂虛徐也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在位之人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郭注但云雍容都雅之貌非是

正義又云傳質詁訓聲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孔說甚是據此知孔本原作虛徐也今注疏本標起止作虛虛乃近人誤從釋文改耳或曰子所言確可據矣未知更有旁證否余曰蕩侯作侯祝傳作祝詁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祝詁字說經祝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詁字詁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詁故言作祝詁也是以祝詁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釋文大書侯作云祝詁也注同此同孔氏之誤又云本或作詁此因誤讀而私改猶正義云作古詁字也

夫子之設科也

孟子盡心下曰子以是爲竊履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集注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趙氏章句云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又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敎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疑當有云字云殆非

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據此知夫子之設科也本作夫予之設科也以經省曰字故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正義載章指云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屢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非己所絕己字正釋經予字此節卽所謂順答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予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

知爲問者之言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
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
曰字每不具著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爲露筋骨則孟子
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
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卽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
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敷此失之小焉者也一無所據而
改于餘年相傳之予字此非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
能於此等處不爲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侂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侂恥各切侂寄也論語云可以侂六尺之孤

今論語泰伯作託案說文人部俛寄也从人𠂔聲𠂔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毛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俛字蓋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俛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蓋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俛與說文義合也

六鵠

說文鳥部鴟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鴟退飛鶻鴟或从兩鵠司馬相如說鴟从赤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鵠退飛正義曰鵠字或作鵠釋文六鵠五歷反本或作鵠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鵠五歷反可證三傳本

皆作鵠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鵠惟何注六鵠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鵠惟經文六鵠退飛此一字从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鵠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五經文字鵠鵠二字同見春秋傳穀梁疏引賈逵云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鬪也賈景伯以鬪解鵠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鵠字本从兒也此疏引賈亦誤作鵠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鵠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鵠引公羊傳作鵠索隱引左傳六鵠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鵠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鵠音五狄反玉篇鵠午的切又五今切鵠鵠鵠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

未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鵠上同說文又作鵠鶴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

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鷁作玉云出李商隱集案說文載司馬相如說貌从赤李

書所載卽鵠字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案集解引王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

地理志下引孔

予作得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

無德釋文所見蓋卽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
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季氏篇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釋
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夷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劉向呂爲晦墳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
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
友李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
晝皆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
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曰爲夷

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呂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呂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呂譴告之也案劉子政言晦瞑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廟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劉歆已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
誥其祖廟曰謚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廢推己
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
此卽本劉子駿說

莊公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寐寤
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
至寤始覺其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
不舉寤生俗說兒墮地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
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杜兩說皆非是若寐寤時子已生兒墮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公之解甚精爾雅釋言適寤也郭注相干寤釋文云孫本適字作午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氣午逆冒地而出悟逆也从午吾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適字當從孫叔然作午寤卽悟之通借字寤生者謂悟逆難生蓋交午於產門久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交斃者

故武姜驚也依杜注宜云寤生不當曰寤生近人有訓寤爲蘇者謂莊公絕而復蘇穿鑿之甚余友間百詩云周書寤微王曰今朕寤有商驚子孔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史記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子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琳亦以爲非

隱五年秋螟

王贊注云董仲舒劉向呂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曰爲又逆滅釐伯之諫貪利區霑呂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

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
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曷爲爲遠而觀魚百
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
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
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大者不擲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擲杜注櫛橫大不入
正義曰櫛聲近橫故爲橫大釋文不櫛戶化反五經文
字木部櫛戶化反見春秋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
大者不擲師古曰擲橫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

俱無此字玉篇手部櫛寬也廣韻四十禡櫛寬也大也
又徐鉉新附云櫛橫大也从手瓠聲與篇韻俱胡化切
而皆不从木則作櫛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漢志作
弗或孟康曰古堪字案或乃或之譌說文或殺也从戈
今聲商書曰西伯旣或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

浩然之氣

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
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
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傅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
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注曰浩然天氣

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費

孟子公孫丑下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
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
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費辭曰歸費又文選魏
都賦襁負費贐劉淵林注費禮贐也孟子曰將有遠行
行者必以費蒼頡篇曰費財貨也赭白馬賦或踰遠而
納費李善注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費蒼頡篇曰費財
貨也說文曰費會禮也據此知孟子本作費今作贐乃
俗字說文貝部費會禮也从貝畫聲玉篇貝部費才刃
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費琛費又財貨也會禮也徐
刀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費音盡皆無贐字至

集韻始二字並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贐齋字遂廢幸
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召爲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

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氏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本之孟子漢書也李賢注翟酺傳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言不知何據蓋未詳考也劉歆書諸子傳說說字誤當從孟子題辭作傳記諸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

書序正義

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

穀尊象尊

詩闕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

正義作犧者沙邪
飾此同釋文然正義

是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宜同鄭王許宜反正義曰犧

尊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

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

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

卽娑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

春秋定十

年正義云阮諶禮圖犧尊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
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

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

春秋正義作青

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

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

案當作讀義爲犧是毛詩本作義尊

與毛鄭義異未知孰

是又禮記禮器犧尊疏布罪釋文犧尊鄭素何反王如

字正義曰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

尊作鳳羽婆娑然

此本鄭志梁書劉沼傳引作畫鳳皇尾婆娑然

故謂娑尊也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釋文犧象素

何反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

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

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

人之聲誤耳案犧尊象尊似當從王肅阮諶說較直捷

或得於目驗與傳聞者不同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
飾先鄭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古羲獻沙聲並相近故
沙尊作羲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咸所依據後世
卽出犧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終是王肅好
與鄭難故爲異說耳

三川震

五行志云史記周幽王二

國語作三史記同作二下云三年幽王嬖愛褒姒則國語

作三謠字也

年周

國語史記作西周

三川皆震

應劭曰震地震革昭日地震故山川亦動

兩說木通師古謂非地震非也

劉向曰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史記同作甫臯語作父韋注曰周大夫服虔曰周太史裴駟引唐司馬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案古史多譌

言陰陽事曰周將亡矣

國語史記有夫

天地之氣不過

國語史記同作過此作失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國語史記同作民亂之也

國語作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史記同作民亂之也

國語作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史記同作民亂之也

國語作

本作民亂之也

國語作

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史記同作民亂之也

國語作

曰迫陰迫陽使不能升也

韋曰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

不能升也

然則國語本是迫字作遁者形近之謠春秋

文九年正義引作迫

而不能升

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國語作不能蒸史記作蒸韋注

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

國語作鎮灌

史記同作填

國語作鎮灌

史記同作填

國語作鎮灌

史記同作填

書多以填爲鎮應劭曰填

陰爲陰所填不得升也

陰也

陽失而在陰原

史記同作原

國語作原

史記同作原

語作川源下同案原古字

必塞原塞國必亡

史記同有此五字國語

無而川源必塞下注云

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

史記同作原

國語作原

也然則本有此句後來脫耳夫水士演

而民用也

曰演

應劭

曰演

曰演

曰演

引也所以引出土氣者也師古曰演音衍韋注曰水土

通氣爲演演猶潤也案應以士演而民用也爲句夫水

也然則本有此句後來脫耳夫水士演

而民用也

曰演

應劭

曰演

卷之三

論衡

卷之三

論衡

卷之三

論衡

卷之三

二字略讀土演謂引土也故下云土無所演史記亦同古演引聲相近韋注以夫爲起句之辭水土演連讀故下作水土無演此當

從史漢及應氏解

士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

昔伊雒

國語史記作洛

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惠

國語作德案說

文德如二代之季

國語史記有矣

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

崩

國語史記此五字在亡之

崩徵也下史記作必山崩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

亡

史記有國

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國語下有夫天之所

棄不過其紀二句史記無夫字棄作弃

是歲

國語史記有也

舊譌二從國正川竭

岐

國語史記作岐此俗寫

山崩剝向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

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山崩事既然也時幽

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襄姬廢其正后廢后之父

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日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
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亡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
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無酒酤我

詩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箇之也酤一宿酒也
箇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沛箇之王
無酒則酤買之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
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箇以
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
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案說文酉

部 酪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禮記郊特牲注事酒今之醧酒皆新成也。正義曰：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醧酒。事酒與醧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醧是和醧，醴醧之名。卽今卒造之酒也。酒正疏云：事酒冬釀春成，非是說文。又云：醴酒一宿熟也。然則酤酒醴酒事酒，醧酒一物四名歟。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醧成之，故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自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

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自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自疑而弗食則班孟堅解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注楊或爲讎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

正義曰三度數叔

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

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末檠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

人皆曰叔向是義妾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

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

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句讀與服氏合其所見左傳

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

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如字服云不爲末檠是讀

作末又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

案矣

夫注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夫言不是義也故言以直傷義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光伯規之當也

爲師齊衰三月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

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
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
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
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
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
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
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弟子爲師服齊衰三月琳謂
準情當理足以輔翼先王之制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

衍誠不刊之典也存此庶足以振澆薄敦禮義於師友
一倫所裨匪淺師之所成者大心喪三年無論矣如淺
教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則服齊衰三月斯亦
寧厚無薄之旨也庸何傷乎在位君子留心禮教者如
不以琳言爲謬而以此奏之

朝廷定爲國制不無小補云

經義雜記卷第六

經五千四百九十六字
注九百五十一字

經義雜記第七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礮然或作砰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賈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質而後言石質石記聞聞其礮然視之則石釋文礮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砰注疏本為碑八耕

反穀梁疏曰礮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礮字張揖讀爲礮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礮柱下石礮之仁切礮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砰披萌切大聲砰同上據楊氏所見

玉篇無礎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
砰普耕反聲也而無礎字楊云張揖讀爲礎是古本廣
雅有礎矣五經文字礎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
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
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木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礎
柱下石也一先礎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
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

二女媒

孟子盡心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
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加固自當有之也正義曰

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慎謂女侍曰

媿舊説
俱今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慎之

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

集注云果說文作媿烏果反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媿

也一曰女侍曰媿讀若鴟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

爲天子二女媿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媿今作果者是

媿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子訓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

闕舊說謂木實曰果取其實而言義甚穿鑿蓋本王安

石字說

語類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

亦曰侍也案廣韻三十四果媿媿姬身弱好兒

烏果切無女侍一訓九麻媿女

侍古華切是同說文讀若鴟矣

權子母輕重

權子母輕重謂權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此言錢法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韋注降戾也至也漢書食貨志下載國語作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日戾至也案國語當從韋注漢書當從顏說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逆

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案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可與韋注相發明

無以薺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其蕭茅鄭興周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標起至作鄭司農誤云蕭字或爲薺薺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周禮注作浚釋文浚荀閏反劉思順反與此異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案說文西部薺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薺象神歆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

八王祭不供無以薺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薺之
也箋云王有酒則沛薺之釋文薺所六反與左傳縮酒
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則薺酒字本从
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薺酒據甸師注知周禮
作祭祀其薺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
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司尊彝禮齊縮酌
注故書縮爲數杜
子春云數當爲縮皆薺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薺茅者以茅爲
薺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薺酒義而復讀
爲縮者恐人不識薺字故以本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
字論語集解載鄭注云蕭之言蕭也劉熙釋名釋宮室

云蕭蕭也可證古蕭箇聲相似故箇或作蕭杜子春譜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

周禮司鉞

葬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箇酒皆去淳法與說文句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施弛古通

說又於部施旗兒从臤也聲至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

也

式文切

徐鍇曰旗之逶迤一曰設也弓部弛弓解也从

弓从也

施氏切

弧弛或从彔凡延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

解義當作弛古書既互通俗人又多亂之爾雅釋詁矢

弛也郭注弛放釋文弛也尸紙反案江漢矢其文德毛

傳矢施也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曰矢

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又禮記孔子聞居

詩云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文弛其徐式氏反一音式

支反注同皇作施弛施也如字皇本作施布也據此知

爾雅禮記作弛者皆施之通借當從毛詩傳作施故鄭注禮記云弛施也此非訓弛爲施言弛爲施之假借也乃郭璞晉人已不明六書之旨作如字讀而訓爲放梁皇侃知禮記義當作施而不知古書多借字竟改經作施又改注弛施也爲施布也以合其所見唐定本詩傳又依爾雅改作弛皆非也又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釋文弛易施李音戶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并易皆以豉反注同案詩葛覃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箋云葛延蔓於谷中釋文施于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皇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釋文施于以豉反注同又

禮記孔子閒居施及四國施及四海施子孫子注施易也釋文施及以或反注同又淮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沐施施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釋詁弛易之弛亦施之假借據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顧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施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晉語九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韋注云施効捕也晉孔晁注施廢也廢

其族也戶氏反

見春秋昭十年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正義及釋文

君子不施其

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釋文不弛舊音絕疑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衍以支反一音勑紙

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案不施其親亦當作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禮記雜記

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本字本訓與說文答

隸釋

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翱筆

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朱子集注謂福本同義

雖是而文則改也

詩禮釋文施以豉反論語釋文作以支反非羣經音辨疏字音清濁設之

口施式支切詩肅肅免置施于中遠及之曰施羊至切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廢焚

論語鄉黨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廢夫子家廢也王弼曰公廢也案禮記雜記下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正義曰廢焚孔子馬廢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廢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下合而爲

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
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自則拜之士
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
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
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既爲國廢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
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
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其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

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
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賈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
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
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其學未
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緜正
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
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汜論孔子曰可以其學矣而
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
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
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

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古文均爲袗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袗元立于洗東注畢猶盡也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韞古文袗爲均也案此經蓋古文作兄弟畢袗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疊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袗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取綯之旛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𠀤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又周禮

司凡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純讀爲均服之均釋曰
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
又國語晉語二均服振振韋注均同也戎服君臣同又
呂氏春秋悔過云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
以爲天子禮今紂服囚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
乘高注紂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紂服鄭注旣以元
衣元裳爲同服則必從今文作均矣賈高韋杜並云均
同也與此注義正合又禮記月令孟夕之月乘元路注
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袴字之誤也正義曰軫是車
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參

祫是元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爲祫字錯誤以此經云乘元路元祫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祫元鄭雖以祫爲同要祫是元之類是鄭以祫義爲元經已云元不必更言祫矣古文祫元義複鄭所不從據月令正義知孔氏所見儀禮已誤同今本士昏禮女從者畢祫元注祫同也同元者上下皆元也釋曰此祫讀從左氏均服振振一也故云同元上下皆元也同者卽婦人之服不殊裳案士昏禮亦當作均元據疏云此祫讀從左氏均服振振疑賈氏作疏時禮經簡作均元而未誤爲祫元也續漢輿服志下云秦官職天子位滅去禮學郊

祀之服皆曰紃元又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秋
祠皆紃元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
冠紃元㠯從又祀宗廟諸祀皆服紃元梁劉昭注云獨
斷曰紃紺綰也吳都賦曰紃阜服也又蔡邕獨斷下祠
宗廟則長冠紃元又淮南子齊俗譬若芻狗土龍之始
成戶祝紃祓大夫端冕以送迎之高注紃純服祓墨齋
衣也此並紃元連文與冠昏禮今文均元二字正同雖
皆秦漢之事不足爲禮經之證然左傳均服旣本作紃
服知儀禮均元亦本作紃元矣說文新附祓盛服也从
衣立聲黃紃切玉篇祓

胡紃切

黑衣也

卷之二
三
紳服振振

文選吳都賦六軍紳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紳服振振紳同也閒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紳服振振服虞曰紳服黑服也說文曰紳元服也音均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左氏傳紳服振振師古曰紳服黑衣振振紳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紳服其義爲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用之服注當云均讀爲紳紳服黑服也今說文衣部云紳元服从衣今聲張紳或从辰而無紳字據閒居賦注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紳字蓋今本脫落或卽紳字之異蓋說文本用今文紳字後人以古文紳字代之猶儀

猶之均作祫也經既均元與服子慎顏師古義同玉篇

通文則祫爲元那可知

元與服子慎顏師古義同玉篇

祫戎服也廣韻十八諱祫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釋文亦云均字書作祫知說文故有祫字矣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襄羈憂憐之願令祫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師古以祫服爲黑衣當本之應劭服虔等音義顏氏每遇舊注與已合者卽沒其姓氏襄爲已有故能於杜注孔疏外別立一解也

王弼易注有音

易大過注音相過之過明神廟崇禎兩刻本皆無正義

標注有此句釋文大書相過之過四字蓋後人疑注中
不當有音恐非王氏語故刪之案井彖曰異乎水而上
水井注音舉上之上正義曰嫌讀爲去聲故音之也豐
彖曰豐大也注音闡大之大也正義曰闡者宏廣之言
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闡宏
使大豐之爲義既闡宏微細則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
非自然之大故音之也舉此可證注中本有音矣凡漢
儒之書多注讀相連如鄭康成毛詩箋三禮注許叔重
說文高誘呂氏春秋淮南子注可見魏晉以來此法漸
疏惟郭景純注爾雅方言猶有其型論語子游曰事君

數集解云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較易注益寥寥矣

沙鹿崩

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公羊呂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徒也左氏呂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案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

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杜注左氏經云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爲說也案以沙爲山名本漢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爲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氏沙爲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爲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委

栗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
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
女興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
鹿之虛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

欒范易行

左傳襄廿六年鄢鄭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艮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二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晉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杜注
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正義曰賈遠鄭衆皆讀易爲變易之易賈以行爲道也樂爲將范爲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令范先誘楚樂以喪卒從而擊之鄭謂易行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計設謀之時軍旣未動道未定分何以言改道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戰而改易且言易行行非卒伍之名安得爲易卒伍也二者之說皆不可通以傳言誘之則謂羸師毀軍示弱以誘敵故讀易爲簡易之易謂簡易行陳少其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使中行二郤得克二穆也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

國語
注刪

荀子衍上
字今據

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歛之韋昭注云中下中軍之荀子衍上字今據

國語下也歛猶貪也簡易樂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也是韋昭注云讀爲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又國語楚語上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歛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敗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韋注云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據國語則此傳當從鄭司農說苗賁皇言楚之三軍惟中軍王族最精不可驟勝其左右軍不足要也若以晉中軍與下軍相移易彼見吾中軍柔弱必起貪戰之心則爲

吾所誘合戰而入吾十軍吾卽以上下二軍與新軍相
合以敵彼左右二軍去其中軍之羽翼然後以上下新
三軍與中軍相合攻彼王族則彼中軍必敗矣故成十
六年傳云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
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若依杜氏簡易之說則分良以
擊其左右句如何可通公從之者謂從苗賁皇之計分
移中軍爲下軍也杜以爲從其言而戰非也又彼傳云
樂書將中軍士變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
下軍郤至佐新軍國語云若易中下謂中軍樂書范燮

與下軍韓厥相易其上軍郤鍇苟偃則仍舊故國語云

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此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明上

軍郤鍇苟偃不易也

易行非但易卒伍軍將亦相易孔氏謂將卒相附繫屬久矣無容臨

戰而改易是不知連軍將易也國語云三萃彼傳亦云三軍萃於王卒

而此傳云四萃者三軍之外又有郤至新軍因與下軍

相合故總言之則曰三軍三萃分言之則曰四萃也

韋注

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杜云四萃四面集攻之孔云韋昭見彼爲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同必有一誤案三說皆非也

傳謂中行二郤將上下

軍今郤鍇中行偃既將上軍則下軍必有郤至矣故知

新軍與下軍合也然下軍之中兼及權合之新軍而本

軍之將佐反無明文者以上云欒范易行以誘之則下軍之將佐已明若新軍之所屬不言則不知也又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謂欒范不得在中軍衛公各以其宗族夾輔公行也故下言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之欒鍼責之云離局姦也以已在下軍而復至中軍載公故謂之離局賈逵以易行爲欒與范易道先後誘擊之然卽欲先後誘擊之亦無庸欒與范易韋昭以若易中下爲中軍之下此據國語晉語六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之文然欲簡易以示弱同一中軍之將何范燮之軍簡易欒晉之軍不簡易乎改讀易字以

開杜氏之誤而國語之難通更昭於左傳矣今爲晉三軍與中下相易表及楚三軍表於左俾學者考焉

新軍		晉		晉	
及表		軍	晉	軍	晉
軍	晉	晉	晉	軍	晉
蠶	晉	晉	晉	御鍇	晉
	晉	晉	晉	德御	晉
	部至	晉	晉	御鍇	晉
軍下合		軍新下相易		軍中下	
表		軍	晉	軍	晉
軍	晉	晉	晉	御鍇	晉
蠶	晉	晉	晉	御鍇	晉
	晉	晉	晉	御鍇	晉
	御鍇	晉	晉	御鍇	晉
軍		軍		軍	
表		軍	晉	軍	晉
軍	晉	晉	晉	子重	晉
蠶	晉	晉	晉	子重	晉
	晉	晉	晉	子重	晉
	御鍇	晉	晉	子重	晉

經義雜記卷第七

經五千七百卅二字
注六百九字

經義雜記第八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李翹論語筆解

世傳論語筆解題唐韓愈著余讀其書知是李習之所爲蓋韓退之評隲者也其冉有曰夫子爲衛君章云上篇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言君子雖惡不怨也下篇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吾嘗疑三處言夷齊各不同吾謂此段義稱賢且仁者蓋欲止冉有爲衛君而已後又載一條云習之深乎哉吾今乃知仲尼之言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不可槩窺其極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云七年義
不解吾謂卽戎者衣裳之會兵車之會皆謂卽戎矣此
是諸侯朝會於王各脩戎事之職案王制云三年一聘
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
子七年者字之誤歟後又載一條云噫習之可謂究極
聖人之奧矣先儒但以攻戰爲卽戎殊不思仲尼教民
尊周謹朝聘所以警當世諸侯舉五年而三年十一年
從可知矣子曰性相近也章云上文云性相近是人以
可習而上下也下文云上下不移是人不可習而遷也
三義相反先儒莫究其義吾謂上篇云生而知之上也

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固而不學是斯爲
下矣與此篇二義兼明焉後又載一條云如子之說文
雖相反義不相戾誠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道順乎
承天不習無不利至哉果天地之心其邃矣乎據此知
是李習之所爲而非退之書也其餘評騭語尙多惟此
尤爲明證云

論語筆解纂

習之好改字余既有辨矣覆讀之有可采備一說者纂
錄於此事君數章何晏注數讀爲速數之數李云君命
召不俟駕速也豈以速爲辱乎吾謂數當謂頻數之數

案速讀爲促即頻數義

此解與集注同子見南子章孔注矢誓也

李云矢陳也否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失之矣爲誓非也後儒因以矢爲誓又以厭爲攝益失之矣案釋文引蔡謨云矢陳也否王弼李充備鄙反厭於琰反又於艷反正義曰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此解與蔡王李充等合自行束脩章云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人能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矣也吾謂以束脩爲束修則然矣仲尼言小子酒掃進退束修未事但能勤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案漢人皆以束脩爲約束修絜李解與舊說合子曰由

知德者鮮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懶見下文一段爲得案集解載王肅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懶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解與王意合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此解與余說合今之學者日習朱子集注於何氏集解置之高閣更何暇及此而不知唐人之書亦不可不讀也或疑此爲後人託撰然卽以茲數端論之似非宋以來學者所能言且其文繁意複與唐人義疏極相似

左傳錯簡

左氏音義之四襄五第十八大書傳字云此傳本爲後

年脩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在此耳案傳云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郕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杜注傳爲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邱明白分爲三十也邱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麇子逃歸十一年云楚子伐麇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役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傳在前卷之末豫爲後卷之始此爲後年修成發其前歲不結其事與彼相類

不宜獨載卷首知其當繼前年之末也而特跳出在於此卷之首者是傳寫失之也學者以此語字多欲合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後人因循不敢改易故失之言失其本真也說文云跳躍也謂足絕地而高舉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又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釋曰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則尚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止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此傳會于夷儀云云其三十五字以八九字一簡數之應有四簡蓋簡編爛脫當在卷十七之末者反落在卷十八之首杜氏注傳時本已如此故後人傳寫者亦因之而不敢改陸氏所言是也乃杜以爲傳寫失之語欠分曉正義又云學者欲與下相接故輒斷彼末寫於此首余謂自杜氏以前恐無此穿鑿私改之弊今釋文尚仍陸氏之舊在第十八依孔氏所言亦本在正義第廿七之首乃俗本注疏移於第廿六之末在廿五年傳後則非孔氏舊本矣單注本亦

誤惟明刻杜林合解在第廿一襄廿六年之上頗足取

云

歸案歸安嚴久能元照賈我不全宋板左傳三冊上冊題襄五第十八此傳正在廿六年之首

壅河三日不流

穀梁傳成五年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輦者對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釋文壅遏於勇反下於葛反
案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坏俗流字無遏字壅遏義
同不當複見傳又云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亦
有壅無遏疑二遏皆係衍文或本爲注義誤入傳中漢
書五行志下之上云穀梁傳曰雍河三日不流則西漢
儒所據穀梁無遏字陸德明爲遏字作音是唐以來已

卷一
衍矣

五十曰艾

禮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釋文曰艾五蓋反老也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正義曰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沈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劉熙釋名釋長幼云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案既以老訓艾則當從

陸孔說以艾爲草色釋文一音刈與釋名合然據中候七十亦稱艾豈謂年至七十始能治事乎禮記五十曰艾而鄭言七十者蓋如六十七十八通稱耄也

龍寵之怪

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

廷史記周本紀作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廷而
言曰國語鄭語作襄人之神化爲二龍

之二君也

案國語注云二先君也襄駟引虞翻曰龍自號襄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

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

應劭曰漦沫也鄭氏曰漦音牛

齡之齡案韋注云漦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匱去之師古曰匱匱也去藏也案以去爲藏此古訓也史記亦作匱而去之國語作棧而去之國語作棧而藏之蓋

後人

卷之三

案史記

作夏亡傳此器

私
改

其後更亡

傳國方舟記

殷亡又傳此器周國謂作

傳郊之當有誤字詩白華正義引韋注云傳祭於郊可疑三代莫發至廟王末無此三字

發而觀之，漸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羸而謾之，韓昭子寵戚爲妖孽。

史記作不幃而讌

之國
彝化爲

元龍
蟬也象龍案史記

同作龜師古曰
鼈而大非蛇及

龍似
陽入後宮

國語作童妾遇之而

國語作未既不
而既亂而

亂而遭之旣

史生子懼而棄之

記作既觀而

此歌舊未字

說文云晉徒歌从曰槩弧

宜三上大會

言肉國語史
師古曰女童

詣皆作詣作字謠闕里之童女爲歌謠也

其用實亡周國

歷山桑之有
以也其草似

點文者也。才曰彌朋，氣曰
萩而細織。爰有夫，諦繩是

龍者，龜之屬也。

古一簫反其音

基荻音敵後石夫女留是
也宜美所義矣之史記作

器者宣王使勃

而修之既去

見處委所棄奴子逃於道

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出於路者徐聞其夜號廣曰妖一作夭夭幼少也案作妖孽本字是

是聞其夜號
哀而收之遂亡奔襄後襄人有罪入妖子召頃是爲襄
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
立襄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繢西畎戎其攻殺
幽王詩曰赫赫宗周襄姒戚之劉向曰爲夏后季世周
之幽厲皆諱亂逆天故有龍竈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
也一曰沫也聚弧桑弓也其服蓋呂其草爲箭服近射
妖也女童言者禍將生於女國呂兵寇亡也

二曰醫注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注醫之字從匱從西省

也釋文從歠烏兮反徐烏例反本或作醫案醫字正從歠從西不當言從西省考賈疏云從歠省者去羽從西省者去水故云從歠從西省也則賈疏本作從翳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蓋已誤作歠或作翳卽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蔽翳之翳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歠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西部云醫治病工也歠惡疾也醫之性然衍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歠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據說文則歠爲病名一曰病聲皆取會意不從翳省而鄭云從翳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石鼓文

汗毆酒河元潘迪音訓引王厚之云毆卽也字見祖楚文及秦斤然則周秦皆以毆爲也鄭恐學者亦讀毆爲也故轉從羈省也凡醞釀醴醇等字皆從酉酉卽酒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酌酒又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是酉酒同義故醫下云从酉醫之性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也鄭云從酒省則凡从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然未見有不省而從酒者疑鄭本云醫之字從酉從羈省也寫者誤倒之

大卷咸池因變

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

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

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

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舊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義

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

釋文大咸如字一本作大卷舊倒今據史記樂書正義所引乙正義

禮記大章以周禮大咸卽禮記咸池此注一作大卷明誤無疑陸氏何不能辨之

正義曰黃帝

所作咸池之樂至堯之時更增改脩治而用之周禮大

司樂謂之大咸咸池雖黃帝之樂若堯既增脩故此文

次在大章之下矣又黃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別立其

名則此大章是也其咸池雖黃帝之樂堯增脩者至周

謂之大咸其黃帝之樂堯不增脩大章者至周謂之大

卷於周之世其黃帝樂堯不增脩謂之大卷者更加以
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熊氏云知大卷當大章者
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
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知周別爲黃帝樂名雲門者以
此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
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知於大卷上加
雲門者以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
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更立名故知
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又周禮大司
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曰雲門大

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其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
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灑以儀
民言其德無所不施釋曰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
殊時不相治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
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名
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
卽通大章大舊說字今補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
卷一當作亦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
樂名則通更與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舊脫門字今補
與大卷爲一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據此

知黃帝二樂一大卷一咸池其大卷堯不增脩而全用之更名曰大章周公制禮以大卷本黃帝之樂但異其名耳故仍屬之黃帝而復其本名又冠雲門以美大之其咸池堯既增脩改用則咸池之名雖仍黃帝之舊而實爲堯樂矣故周公遂以此爲堯樂又加大字於上省池字於下也於此見堯有因襲之妙而無變改之失有表揚之衷而無攘竊之嫌又可見周公定樂命名之精而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也蓋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故堯欲全用黃帝之樂必改其本名庶足以新民之耳目此大卷所以爲大章也若咸池旣已增脩非盡黃帝之

本體而又改易其名幾何不疑爲堯所自創百世之下
增脩之迹既泯又誰知爲本之黃帝乎故咸池之仍名
咸池堯之不忘所本也若周公制禮必去其虛名而從
其實體故復大卷之號而黃帝之樂定矣歸咸池於堯
而堯之樂定矣不更以咸池歸黃帝者何也蓋不敢以
後帝所增脩致殺前帝之創造又不敢沒後帝之脩改
而虛加之前帝故咸池不屬黃帝而屬堯也大卷必冠
以雲門何也蓋周公定六代之樂俱加以美大之稱故
武曰大武濩曰大濩夏曰大夏韶曰大磬咸池曰大咸
至於大卷黃帝本言大堯改之又曰大章不可更加以

大故於大卷之上美之曰雲門也其因變之迹今爲表以明之

哀公問衍句

禮記哀公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釋文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案孔本無此句今禮記有之蓋從陸本增

入也正義曰然後言其喪筭者言猶示語也算數也民既從順然後示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者謂喪中之奠有豕有腊也前示服數後設喪奠之禮也可證孔氏無此句此節除備其鼎俎共十四句正義句句釋之不宜獨闕此句不釋禮運篇有此句正義甚詳蓋因彼誤衍耳

旣稟稱食

禮記中庸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注旣讀爲餼餼廩稍食也釋文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案說文廩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而取之故謂之廩

从入回象屋形中有戶牖凡廡之屬皆从廡廩廬从广
从禾粟賜穀也从廡从禾則廩爲倉廩之或字與餼食
之稟義別鄭注以既稟爲稍給之食與說文賜穀也正
合則鄭本必作稟字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今聞吏稟
當受鬻者或目陳粟又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
知古穀食字皆作稟也釋文作稟與許書合注疏本作
廩非一本又力錦反此六字是後人校釋文之辭非陸
氏語作力錦反得之

皆曰國士在

左傳成十六年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蕡皇在晉侯之

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杜注晉侯
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
戰與苗賁皇意異正義曰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州犁
賁皇之下解云賁皇州犁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君側
且陳厚不可當以爲州犁言晉彊賁皇言楚彊故云皆
曰也若如服言賁皇既言楚不可當何故復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故杜不用其說晉侯左右皆爲此言以憚伯
州犁耳案此當從服注上文軍吏患之以下是分敘晉
事楚子登巢車以下是分敘楚事伯州犁以下是總敘
晉楚事下文苗賁皇言於晉侯以下又分敘晉事此皆

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者卽所謂伯州犁以公卒告苗
貢皇亦以王卒告也荀賁正以楚之王族不可當故
請先分良以擊其左右與下文正合乃杜氏忽以皆曰
之文屬下以爲晉侯左右之言此臆改舊義而失之甚
焉者也

三入三出

左傳成二年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
退入于狄卒杜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
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屬退者遂逆入狄
卒正義曰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

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
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今知不然者以傳文三八在前三
出在後若此說齊侯先在晉軍今入齊軍得以三八在
前今齊侯旣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應
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人在後之出遂入狄卒
有出無入何得云三八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
以爲齊侯每出齊師以帥屬退者每出之文別自爲義
不計上之三出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非也案三八
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困敗而下如
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旣免後卽由晉軍至晉

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八
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
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

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皆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

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

晉軍卽八千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或連下入于

衛師衛師免

之爲三出非也三入三出之文在入于狄卒上明入于狄卒之前已有三入三出矣

若謂八千狄

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
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
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

也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轄輶卽棧字

詩何草不黃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輶者釋文有棧士板反正義曰巾車舊譌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輶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又考工記輿人棧車欲弇注爲其無革輶不堅易坼壞也士

乘棧車釋文棧士板反劉才產反又儀禮既夕賓奠幣
予棧注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今文棧作轔釋
文于棧士板反劉才產反注轔同釋曰柩車卽蜃車四
輪迫地無漆飾故言棧也又左傳成二年丑父寢於轔
中注轔士車釋文轔中仕疑作才產反又仕板反士車也
字林仕諫反云卧車也正義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考
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轔與棧字異音義同耳又說文
木部棧柂也竹木之車曰棧从木菱聲車部新附轔車
名从車蜃聲玉篇木部棧仕版切說文云棧柂也一曰
竹木之車曰棧詩曰有棧之車今本說文共脫八字
當從此所引補正

部轔仕僻切載柩車轔同上廣韻二十六產云棧閣也亦姓魏有任城棧潛士限切轔車名士所乘也轔埤蒼云卧車也亦兵車又儀禮注云載柩車也三十諫轔卧車又寢當作兵車亦作駢士諫切棧木棧道又士限切五

經文字木部棧仕諫反車部轔轔二同士諫反上見春秋左氏傳下見周禮

案巾車及輿人皆作棧惟既夕有轔字此周禮乃儀禮之誤

與棧同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木部毛詩二禮皆作

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轔蓋俗儒以

棧是車名應从車遂改棧爲轔

廣韻上聲去聲下皆無車訓

鄭康成

因字本作棧故定從禮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及廣

韻引埤蒼知漢魏間已別作轔爲棧矣

說文以棧爲籀文車字玉篇同

汗簡下之二載王存又切韻亦然

棧作轔與籀文車字涉嫌非是

左傳作轔者卽轔之別體

篆聲相近玉篇先列轔字又云轔同上廣韻云

轔亦作轔五經文字云轔轔二同此轔卽轔別體之證

陸德明於轔下引字林知晉人已別作轔爲轔矣徐鉉

於車部新附轔字蓋爲左傳而設然杜注以爲士車則

本同巾車職作棧孔仲達亦云轔與棧字異音義同可

無庸附也棧字陸德明士板反劉昌宗音才產反劉氏近之

經義雜記卷第八

經五千六百七十七字
注七百一字